

● 周策著

古代妙齡女子傳奇



古代妙齡女子傳奇

周策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赵国经 王美芳
插图：
责任编辑：彭 迎

古代妙龄女子传奇

周 策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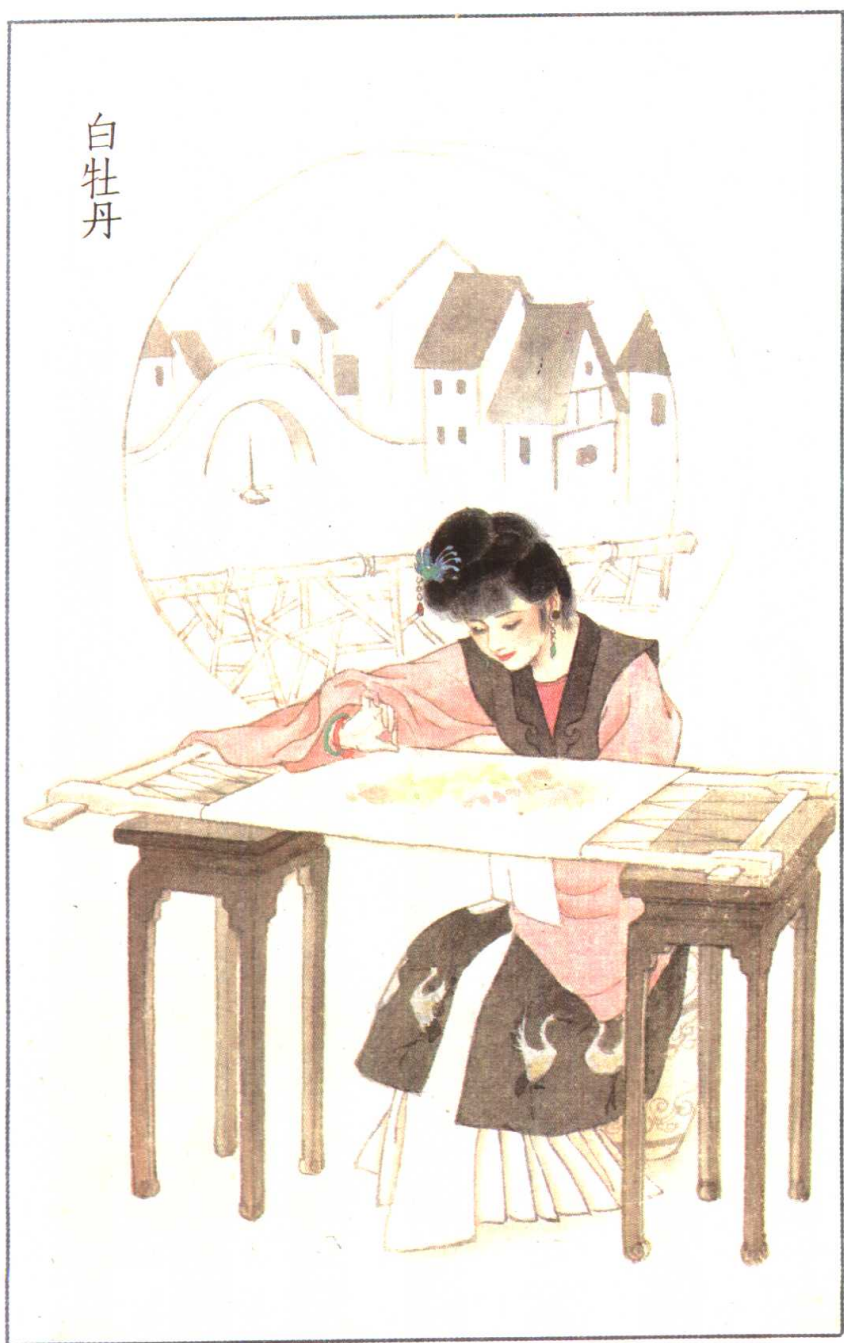
*

787×965 1/32 13.5印张 4插页 219千字

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 定价：2.75元

白牡丹



莫玉贞



吕四娘



香
妃



崔芙蓉



董小苑



杨玉香



柳琼花

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来匆匆阴冷着脸托辞而去的大官大僚们，又都急急咧嘴挂笑，前来道贺，忙不迭地向崔老夫人贺这道那。那个越州魏知府更是巴不得让自己一下变只哈巴狗，让老夫人牵着他，才浑身骨头爽快呢。于是，冷沉了半个多月的昌王府，又折腾得热热闹闹，仿佛昌王府不是死了主人，而是主人在做逢十天寿似的。崔老夫人亲身经受这番人情炎凉，自然感慨万分，她是多么急于给女儿崔芙蓉择个乘龙快婿，再使衰落了昌王府，重新抖起昔日的威风。可女儿崔芙蓉亲眼目睹这薄似秋云的世态人情，实在气愤。她面对着那群走而复来的贺客们，只是冷笑一声，漠然一瞥，然后，甩袖径自上了芙蓉楼。

芙蓉一入闺楼，便拿起一件因父丧而停了数日的湖蓝绣云的罗衫，穿好绣针，将最后还剩下的一只鸳鸯的翠绿翅膀，层层挑绣起来。

她细心地绣了一会，抬头望着窗外逐渐放晴的天气，想起那突然从天而降的皇上允母亲热丧择婿的圣旨，禁不住重重叹了一口气，心里喜愁交织，思绪万千。可不，喜的是自己心上的人，正是继承昌王府王爵最理想的人。愁的是母亲会不会允她自己择爱呢？但当她想起当年那卓文君、那崔莺莺，心里又不禁胆壮起来，感情的针线绣得更细更密了。忽儿，她觉得她绣着的那只鸳鸯，仿佛飞腾起来，继而又化作她心上的人——裴秀清。是哦，今年春上，她女扮

男装和丫鬟春兰私自外出去柳春湖边踏春时，无意中碰到了这位才情并茂的俊逸秀才。这裴秀才是已故尚书裴中柱的后代，从小受父亲书香的熏陶，不但会诗善画，还写得一手好字。怎奈父亲早日亡故，而裴中柱一生克勤克俭，为官清正，不象一般官僚，在台上时，拚命贪赃枉法，盖屋置田，醉生梦死。他死时，只剩得两袖清风，因而家境日趋贫困。父亲死后，老母悲伤过度，接着也一病不起，不到三月，也溘然长逝。因此，裴秀清只靠卖画售字，苦度光阴。

那天，裴秀清正在柳春湖边卖画售字。崔芙蓉见他画的花鸟栩栩如生，疏密有致，象真的花儿鸟儿一般，他的字也龙飞凤舞，不同凡俗。见他的容貌，又生得眉清目秀，俊逸非常，心里不觉萌起一种怜悯之情，心里暗忖：这种才貌兼秀的好男子，却如此落魄穷困，世道真不公平！想着，便暗使丫鬟春兰，特赐一百两银子的重金，要他画一幅“芙蓉图”来，并约好要他明日傍晚送到昌王府后花园的后门。但裴秀清却拒收重金，说是自己的画并非真那么好，也并不那么值钱。这更使崔芙蓉暗暗钦佩。心头不禁涌上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情思……

次日，裴秀清履约送画来了。春兰把裴秀清送来的画，交给了崔芙蓉。崔芙蓉抖开一看，只见是一幅“出水芙蓉图”，旁边站着一个是娴静娉婷的女子，在静静地观赏。崔芙蓉仔细一瞄，但见这朵水芙蓉洁白

轻盈、含露欲滴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袅娜不俗，婷婷静立。花下，是一碧清凝的波痕。那池边站着的少女，穿着素净：上身是一件雪白的薄翼纱衫儿，系一条绿绸裙，逶迤垂地，苗条的身材平添了几分袅娜飘逸的风姿。秀丽的黑发梳了个高耸的芙蓉髻，髻上绾了一根翡翠簪子，越发显示出少女娴雅俏丽的天然风韵。而少女那双如秋星的眼睛，和嫩白的鹅蛋脸儿，竟和自己活脱脱的一般相象。

崔芙蓉的芳心一下被这幅“出水芙蓉图”倾倒了。她只觉得自己心里流进了一股情意甜甜的蜜水，使她不禁眦了裴秀清一眼，裴秀清正微笑着等候她的品评，四目接触，两人都不禁羞涩地低下头去。

少顷，裴秀清终于虚心地问崔芙蓉：

“小生刚刚学画，稚嫩得很，请小姐不吝指点。”

说实话，崔芙蓉真想好好对这幅“出水芙蓉图”好好赞美一番，但不知怎的，总觉得说不出口，略思片刻，终于绯红着秀丽的芙蓉花瓣似的脸蛋道：

“既然相公有示，小女也就斗胆冒昧进言：这芙蓉下面的碧波，空荡无物，要是——”崔芙蓉欲言又止。

“要是什么？”裴秀清见崔小姐出言不凡，知道她别有见解，便急着问道。

“要是添上一对鸳鸯，岂不更妙趣横生！”说罢，

崔芙蓉自觉脸有点热起来，忙用袖子羞答答地掩遮着脸儿。

“小姐说得正是。”裴秀清忙答应道，“容小生遵嘱高见，将画还与我，待穷生回去添上一对鸳鸯，改日再送来。”

崔芙蓉便将画交给春兰，让春兰转交给裴秀清。

过了两天，裴秀清果然将添上一对鸳鸯的“出水芙蓉图”送来了，那崔芙蓉趁此送了他一把檀香扇，从此两人暗中来往，同唱山情水意，共画春花秋月。一个重他才情人品，一个敬她玉洁冰清，只待月佬穿结红线……

眼下，崔芙蓉即将绣好这件依照“出水芙蓉鸳鸯图”绣的湖蓝罗衫。想到圣上准允母亲热丧择婿，并作螟蛉，怎不叫她想起裴秀清，又怎不令她暗暗欣喜万分！

这天，当崔芙蓉绣完那只鸳鸯的翅膀的最后一针时，夜幕已经落下来。天空挂着一弯淡淡的月亮，一片形似黑狗的乌云，不时去吞噬它，使昌王府时明时暗。

崔芙蓉看着这件用她心血置成的罗衫，不禁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刚才那废寝忘食的疲劳，也被她为心上人暗置新衣的喜悦之情拂走了。但这件用自己的心血绣成的罗衫，是不是合裴公子的身？崔芙蓉心里到底还忐忑不安。于是，便对丫鬢春兰说：